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

大學衍義補

治類 成功化

聖神功化之極

易乾元亨利貞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親本乎天者親上木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觀之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颙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恒之彖曰恒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

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堯典曰若

發語辭也

稽

考也

古帝堯曰放

至也

勳

功也

欽

恭明也

文

文意也

思安安

無所勉強也

允

信也

恭克

能也

讓光

顯也

被

及也

外格

也至也

于上下

上天下地也

克明

明之也

俊

大也

德以親九族

高祖至玄孫也

九族既睦

平均也

章

明也

百姓

畿內民庶也

昭明

皆能自明其德也

協和萬邦

天下諸侯之國也

黎

黑也

民於

嘆美辭也

變

變惡為善也

時

是也

雍

和也

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

眷

顧也

命奄

盡也

有四海爲天下君

伊訓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洪範初一日五行

水火木金土

次二曰敬用五事

聽言視聽思

次三曰農用八政

食貨祀司空司徒司寇賓司

次四曰協用五紀

歲月日星辰曆數

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

止直綱克

次七曰明用稽疑

雨彛蒙駢克貞悔

次八曰念用庶徵

雨賜

燠寒

次九曰嚮用五福

壽福康寧攸好德考終命

威用六極

凶短折疾

憂貧惡弱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臣按

聖祖條成大誥有曰爲民造福蓋有得於五範欽  
福錫民之意於數千載之下宜其一世民物壽  
考康寧惇德好義。

聖子神孫所當承家學衍世澤以福天下之人民  
使之百世如一日焉則斯世斯民其受福也無  
窮盡矣。

無偏

不中也

無陂

不平也

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

不公也

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平易也

無反

倍常也

無側

不正也

王道

正直

不偏邪也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  
幼有所長矜與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室  
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  
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  
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四體

四肢也

既正膚

革外薄皮厚皮

克盈人之肥也父子

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  
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  
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法相考百姓以睦

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實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

露

澤之澤  
濃如膏

地出醴泉

泉之味  
甘如醴

山出器車

山水日  
成車材

河出

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

椒當作  
藪

龜龍在宮沼其餘鳥

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  
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樂記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  
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  
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  
國治而后天下平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  
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  
也

臣按所謂絜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惡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財利也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子也私其利以害天下者小人也及民心之所同好同惡也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臣按中庸此三言者章句以爲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而又總一言以結之曰聖神功化之極至於或問又曰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人之能事學問之極功是則古今爲學爲治之道皆莫有大於此者矣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  
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  
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  
天下畏之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

臣按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惟至誠而  
又不息然後能久久故徵驗於外悠遠而無窮  
悠遠則自博厚博厚則自高明非有至誠之德  
而又有無息之功其安能致是哉蓋至誠之久  
於中故其徵驗之發於外者氣勢自然如此從  
容不迫寬緩自在所以積而至於博厚如地高  
明如天而其悠遠也又且至於久而無疆焉彼  
夫虛偽妄誕作輟無常急迫而淺近汲汲焉殫  
日之力者其何以能底於博厚高明之域哉觀  
夫三代盛時積功累仁功業盛大而有道之長

如此秦隋之君駕虛作偽朝更夕改而日不暇  
給而功業如彼之卑運祚不延可驗也矣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  
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  
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  
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張載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  
萬世開太平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一

右編

治類

治二

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  
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  
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  
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  
傾耳而聽一夫大誨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  
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

帝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駑馳旌旗不撓爲官室之麗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堆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于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



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爲禮義故天殃已加矣  
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  
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諱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  
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  
于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

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  
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  
官之墮于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  
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

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  
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  
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  
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  
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  
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  
以相陛下也刑輕于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于前  
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  
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湏臾毋  
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

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而。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于。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甘。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

廷臣竊惑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大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賈山至言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才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勿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

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

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並起非有彛室之執以豫  
席之也諸公幸者乃爲中涓其次廩得舍人材之不  
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下位割膏腴之  
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  
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  
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  
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  
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  
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

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  
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  
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  
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  
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  
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  
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  
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  
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  
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旣之變未

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  
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則最彊最先  
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  
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  
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伍千戶耳功少而最完  
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  
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  
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  
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  
之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

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

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消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嫪婁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顛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非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



曹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止不使可爲  
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  
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因不  
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  
以天下之大困于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  
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  
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  
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蕪不搏反寇而  
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

今民賣僮者爲之織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

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統之裏縷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卑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耨。粗慮存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詐語。抱哺其子與公。

併侏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

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廉舉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

志。間。以。爲。大。故。至。于。俗。流。跌。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  
慮。不。動。于。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  
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  
於。力。筆。管。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  
惜。之。

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  
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  
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  
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  
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  
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  
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  
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  
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

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  
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  
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  
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

太北學進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  
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  
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  
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  
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誹謗  
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  
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  
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  
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

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

天下之命縣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諭教與選左右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

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于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于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矜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  
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刑  
笞偶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此虐被戮辱者不泰迫  
乎廉耻不行大臣無適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  
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  
忌噐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于枕冠雖敝不以  
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  
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  
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  
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

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語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幾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冲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繫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由。厚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

取集詬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于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萃于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白簞簋不飾坐污穢滌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

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自冠。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整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而再拜跪。而自裁。止不使粹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憚。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君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王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

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  
曰聖人有金湯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  
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爲我  
危故吾得與之皆安賈誼陳政事疏

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奸陷人  
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  
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  
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  
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  
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

貴怒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枝  
害不諉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  
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  
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  
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  
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  
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  
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陳者無  
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  
樞機宜元正者也。

宜。遂。減。官。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內。外。近。忠。  
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  
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  
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  
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  
弘。于。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  
也。董仲舒對賢良策

今陛下雖以大功定天下而積德日淺固當隆禹湯  
文武之道使恩有餘地爲子孫立萬世之基豈特令  
政教無失以持當年而已然自古明王聖主雖因人

設教而大要節儉于身思加于人故其下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卜祚遐長而禍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于隋時纔十分之一而徭役相望兄去弟還往來遠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詔減省而有司不得廢作徒行文書役之如故

往貞觀初率土饑歉一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讟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爲陛下不憂憐之何則今營爲者多不急之務故也



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蓄多少在百姓苦樂也。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積布帛東都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向使洛口東都無粟帛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大眾但積貯者固有國之常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豈人勞而強歛之以資寇邪。

臣聞天下者以人爲本必也使百姓安樂在刺史縣令兩縣令既衆不能皆賢但州得良刺史可矣天下刺史得人陛下端拱岩廊之上夫復何爲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

石高第入爲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  
又刺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  
果殺身力強者。入爲中郎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  
行才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疏  
奏。上稱善。久之。詔侍臣曰。刺史正當自選。縣令宜照  
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谷永應詔策

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  
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王  
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斥  
氏臨朝。嗾舌之任。出閭人之口。臣願官豎不與政。可

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乎士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  
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流雜  
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  
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  
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  
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  
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  
爲甚願推此鑒戒爲禹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  
乃頓首謝姚崇言十事

救國賤臣前翰林院學士劉九章謹冒死上諫皇帝

陸師臣聞太直者必孤、太清者必死、惜琨錯勸、劉蕡  
侯恣地以蒙不幸之誅、商鞅除不軌之臣而受無辜  
之戮、冷并臣三人矣、伏守忠懷、信口不宣、心則列、  
剗腸向闕、廷而死者、非臣是也、救國策縱千里、隔來  
欲以肝腦上汗天廷、欲以死屍下救黎庶、臣死之後  
不見聖代清平、故留賤臣以諫、明主、今短書六封、不  
入表策、伏蒙不收、所以仰天、挺臂、放聲、大哭、殺身、期  
易諫、主則難以易死之臣、勸難諫之主、伏見陛下初  
發、九五、頒下、諸州、開直諫、門言者、無罪、四方、雷震、  
里奔、馳至、闕庭、者、願陛下、致昇平之業、矣、陛下、既不

用其策不捨其過或鞭撻市朝囚禁園苑深埋溝壑者不知其數乞食道路者不記其名夫輸忠獻策之臣匍匐闕庭者豈敢欺陛下乎大臣愛位而不敢言小臣畏死而不敢諫忘生請死之罪往往冒死天庭者知陛下覺悟也伏聞樞密之事要在纖人以宰臣爲度外之官以御史爲不速之任。寃者不得伸君子所以深藏小人所以深亂自古帝王以御史爲耳目以宰相爲股肱股肱廢則不能用耳目蔽則不能視今陛下廢股肱蔽耳目塞諫諍罪忠良欲令四海不言萬方鉗口可不畏也臣恐千秋萬歲說陛下不聖

八

笑陛下不明臣所以急也。當今天下求進之臣智者不肯自言，不肖愚者不肯自言。故使賢愚混雜，善惡同羣。真智真愚何所分別？取之則善惡進，捨之則賢愚退。何不使至愚在野，至賢入仕？今天下食祿之家，凡有八入。臣請爲陛下數之：節度使奏改一入也，用錢買官二入也，諸色功優三入也，從武入文四入也，虛銜入仕五入也，改僞爲真六入也，媚道求進七入也，無功受賞八入也。國有九破，陛下知之乎？終年聚兵一破也，蠻夷熾興二破也，權豪奢僭三破也，大將不朝四破也，廣造佛寺五破也，賂賄公行六破也。

九

也長吏殘暴七破也賦役不等八破也食祿人多輸  
稅人少九破也臣聞自古帝王終日勸農猶恐其飢  
終日勸桑猶恐其寒此輩不農不桑坐食天下欲使  
天下之人盡爲將士矣舉國之人盡爲僧尼矣舉國  
之人盡爲劫賊矣欲使誰人蚕桑乎今天下蒼生凡  
有八苦陛下知之乎官吏苛刻一苦也私債徵奪二  
苦也賦稅繁多三苦也所在乞歛四苦也替逃人差  
科五苦也寃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凍無衣飢無  
食七苦也病不得醫死不得葬八苦也仍有五去勢  
力侵奪一去也奸吏隱欺二去也破丁作兵三去也

降人爲客四去也。避役出家五法也。人有五去而無一歸人有八苦而無一樂國有八破而無一成官有八入而無一出凡有三十餘條上古已來未之有也。天下百姓哀號於道路。逃竄于山澤。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百姓有冤訴於州縣。州縣不理。訴于宰相。宰相不理。訴於陛下。陛下不理。何以歸哉。伏見蠻寇欺侵神道。誑惑我國家。作亡命之渠魁。爲逆逃之窟穴。徵兵五年。今日誅之何見之晚也。臣聞却以未終銷兵於當時。本無養兵日爲亂臣張本也。今不除其亂本而除其亂苗。士卒蕩盡于中原。玉帛多亡于道。



路猶以爲上策。臣恐今年除一承嗣。明年又生一承嗣。天下征戰未有了期。則禍難起于腹心。蜂蠆生于手足。陛下左右無人敢言。但知潤色美詞。悅情暢志而已。豈知千里零落。萬里凋殘者哉。今國家狼戾如此。天下知之。陛下獨不知之。天下不敢言。臣獨言之。萬死一生。臣死一介之命。救萬民之命。臣今雖死。猶勝于生。臣獻策千條。未蒙一問。羈孤貧病流落風塵。眷戀朝廷而不能去。儻陛下覽臣愚見。知臣愚忠。則理亂斯湏。存亡瞬息。太平之日昭然目前。必也陛下不以萬國爲心。不以百姓爲本。臣當幸歸滄海。壑江。

魚之腹不忍見國難微臣之願畢矣臣懇辭不勝痛切感懼之至

劉允章直諫書

兵勢患在不合將臣忠在無權陛下固未能專委一人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爲三軍以備之若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以成功

以夷狄攻夷狄中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爲國心腹陛下亦宜救此二帥率麟府銀夏綏五州張其犄角聲言直取勝州則犬戎懼而北保矣只如臣舊知蘇州長洲縣七千餘家自錢氏納土也

來聖朝命官之後七年無縣尉使徒簿額之味常秋  
一事三年置縣尉主簿又存之未嘗立一功以臣計  
之天下大率如是臣請黜陟庶寮併省羣吏賢者得  
以陳力不肖得以歸耕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十  
萬以供邊備以寬民賦亦平戎之大計也

臣恐以三分勤耕苦織之人贍七分坐衣待食之輩  
欲望民泰不亦難乎況今郡縣雖多要荒且遠河北  
備邊之民力可用者唯東至登萊西至秦鳳南抵淮  
西而已此數十州者乃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  
陛下少度僧尼少修寺觀勸其風俗務于田農則人

乃圖而遷民實也

同錫論任人修德

祥符中敕文應臣僚上殿奏事不得批依奏并批送合屬中書樞密院等處以先帝睿明昇平在運小大之政無不洞曉尚不欲便行依可而必令有司奏覆者蓋恐破改舊制開啟待門故也

臣請特降詔書今後進士三人內及第者一任題日許進于教化經術文字十軸下兩制看詳作五等品第中第一第二等者即賜召試試又優等即補館閣職事兩府兩省子弟並不得陳乞館閣職事及讀書之類御史臺畫時彈劾并諫院論奏如常閣人即

委兩地舉文有古道才堪大用之士連名同舉并  
制列署表章仍上殿稱薦以充其職如此則館閣  
事更不輕授足以起朝廷之風采紹祖宗之本意  
陛下遴選矣

臣請重定外郡發解條約須是履行無惡藝業及等  
者方得解薦更不封彌試卷其南省考試之人已經  
本鄉詢考履行却須封彌試卷精考藝業定奪等第  
進入御前選官覆考重定等第訖然後開看南省所  
定等第內合同姓名偶有高下者更不移改若等第  
不同者人數必少却加封彌更宜兩地叅較然後御

前放榜此爲至當內三人已上即于高等人中選擇  
聖意宣放其考較進士以策論高詞賦次者爲優等  
策論平詞賦優者爲次等諸科經旨通者爲優等墨  
義通者爲次等已上進士諸科並以優等及第者放  
選注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選限自唐以來及第人  
皆守選限國家以收復諸國郡邑乏官其新及第人  
權與放選注官今來選人壅塞宜有改革又足以勸  
學使其知聖人治身之道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  
臣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且各選轉運使提點刑  
獄共十大藩知州十人委兩制共舉知州十人三

司副使判官同舉知州五人御史臺御史知雜三院  
共舉知州五人開封知府推官共舉知州五人逐路  
轉運使提點刑獄各同舉知州五人知縣縣令並十  
入逐州知州通判同舉知縣縣令共二人得前件所  
舉之人舉主多者先次差補仍指揮審官院流內銓  
今日以後所差知州知縣縣令共具合入人歷任功  
過舉主人數聞奏委中書看詳委得允當然後引對  
如此舉擇則諸道官吏庶幾得人爲陛下愛惜百姓  
均其徭役寬于賦歛各獲安寧不召禍亂

臣嘗讀漢書至晁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達于權義

有、致、主、經、世、之、志、數、于、姦、讒、之、口、而、史、氏、不、能、褒、貶、忠、更、譏、以、變、古、易、常、之、說、臣、竊、憤、厲、痛、忠、臣、之、難、也、臣、又、讀、晉、書、至、何、曾、之、事、誠、其、子、曰、吾、每、進、見、味、嘗、聞、經、國、遠、圖、但、道、平、生、常、語、此、非、貽、謀、之、道、及、身、而、已、且、曾、爲、上、公、圖、之、不、建、誰、任、其、咎、而、史、氏、不、能、貶、其、罪、更、美、以、知、幾、先、識、之、善、臣、竊、惋、悼、痛、諛、臣、之、誤、國、也、嗟、乎、忠、諛、之、無、報、淑、慝、之、不、顯、其、已、久、矣、不、可、獨、長、嘆、于、茲、乎、

先皇帝至仁格天地保持之以至于今歷時既久遠者既已多朝廷遂以爲果不足憂豈何以常然姑推



持之而已。雖聞至深至切之言，不爲動也。嗚呼！貽天下之患，必由於是乎。

請舉近年一二事以明之。朝廷以今之任人未嘗選擇，一用薦舉之定式，患所舉不得其人也。故詔以飭之，非不可。寧然而當任者如弗聞也。陛下以爲自後所舉果得其人乎？曾少異于舊乎？又以守令數易之，害治也。詔廉察之官舉其有善政者，俾之再任于今。未聞應詔者。豈天下守令無一人有善政耶？苟誠無之，朝廷負生民不已甚乎？且以爲善政行之，何不使天下奉承以見其效？若曰：非不欲必行也。奈天下不

從何如此則是政令不行矣將如天下何此亦在陛下而已苟陛下之志先立奮其英斷以必行之雖疆大諸侯跋扈藩鎮亦將震懼莫敢違也況郡縣之吏乎故臣願陛下以立志爲先

後之任相者異于是其始也擇之不謹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不重矣擇不謹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

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勢輕。動懷顧忌。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而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顧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

如曰非不爲也。患不能也。則天下之廣。豈無賢德。可以禮問朝廷之上。豈無英髦。可以討論有先王之政。可以考覲有經典之訓。可以取則道。豈遠哉。不求爾在。君相協心。勤求力爲之而已。如曰無妄爲也。姑守常而已。則在陛下深恩而明辨之。唐文宗之時。大權

漸奪天下將亂而牛僧孺欺以爲治矣史冊書之可  
爲明證今陛下聖明執政忠良無是事也

夫入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未  
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  
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耻大率以爲任已可也  
士將安補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  
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與知  
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日不  
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  
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且知之不明宜賢

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矣。噫！何其用意與別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

今世人情淺近。積習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一善。出于不次。則求擴小差。衆議囂沸。如真廟擢種放。先朝擢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友自爲漸。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覲近日陛下不由薦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

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二者陛下始奮英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無過不復以簡擢爲意則天下將何望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

竊觀于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伐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紅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于兔置之武夫行修于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

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  
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  
所以起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  
以德而成之于心其于勸帝者之功美昭法式于將  
來聖人之所以列之于經垂爲世教也

王禹偁應詔

論軍國大政五事

臣請復借築室以喻之主人于此將營大室固必選  
求匠者授以成規凡運斤之徒得以芻括梁棟之才  
得以選用亦必有監視之人焉以警偷惰繩不法俾  
匠者得以成其功大匠譬諸宰相也監視之人譬諸

臺諫也。今匠者求人擇材次第施設而監視者在備  
織悉指數謂某人爲不可用某材爲非所宜自朝及  
夕紛爭不已則匠雖智巧而亦縮手不能爲矣曷亦  
各守其職務存大體姑責其成與不成乎故謂匠爲  
不能立廢之可也使匠營室而俾監視者一二細撻  
不可也不然空爲紛張徒廢歲月室何由成爲主人  
者旣不能成大廈風雨之所凌逼烈日之所觸犯而  
終不知監視者爲非焉方且輟食與歎謂匠無人不  
省其任之不專而聽之惑也

比年以來爲中丞爲諫議多以抵毀大臣而得之好



進之徒，姦巧百出，或陰事揣摩，或公爲反復，士風薄惡，莫此爲甚。甚者伺候人主之意，陰結內臣之私，榻前之語，往往豫聞，觀勢乘時，以快宿忿。時有異同，則使人導意，謂不如是則無以解主上之疑。大臣之黨有聞望者，則必先求細故而歷詆之，使無敢議其私焉。外示不畏強禦之名，內懷力圖進取之計。其于人主治道了不相干。

張浚論奏時政七弊

古之君子得有爲之君而輔之，以求立天下之大功，則必有以養其君之志。而古之君子亦必有以自養其志。詳其發而重其舉，非詳其發也。恐發之疎，則一

發足以廢百發非重其舉也。恐舉之輕則一舉足以廢萬舉。君臣之間其立也堅而其謀也老。夫是以有成。老則不欲速。堅則雖可折而不可沮。勝而不勇。敗而不怯。得而不喜。失而不挫。優游容與以待天下之隙。而徐制其要領。

頃者新天子即位之初。春秋鼎盛。聖武天挺。超然有必報不共戴天之心。剋復神州之志。天下仰目而望。庶乎中興之有日也。然親征之詔朝下。而和議之詔夕出。元戎之幕方開。而信使之輶已駕。紛紛擾擾。以至於今。而國論卒歸於和。此其病安在哉。蓋先今日

之和者符離之役也事不極則反不生勢不激則變  
不形脗甚則雨冬窮則春理固然也戰豈與和期哉  
和者戰之變也非求變也激而不得不變也且是役  
也天子之志固在于取中原也抑嘗熟策之詳議之  
耶議之不詳也策之不熟也得城而不能有成功  
而不能善後也是故前日之勇一變而爲怯前日之  
銳一變而爲鈍安得而不歸于和哉

今日之事臣所大懼者懼天子之志沮于一折而虜  
人有以窺吾之沮而天下之禍所從生也唐之三君  
蓋可鑒矣人有未富而先急于作大屋者屋未成而

家已貧則他日一墻之頽一籬之缺而不敢議于補葺夫一墻易補也一籬易葺也其費與屋同不同也勇于屋之大而怯于藩墻之細則其志之沮也臣嘗讀蜀志至于劉昭烈三見諸葛亮之事則爲之太息蓋昭烈以漢之裔欲誅曹操以復漢室此昭烈之雅志也然得徐州則失徐州得豫州則失豫州敗于呂布又敗于曹操奔走狼狽于荆楚之間而無所干歸宜其德而不復自振也而其見亮曰孤不度德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嗟乎昭烈者是時已老矣屢敗屢拆而志猶

未已此亮之所以樂于委身而願効其謀者也被其徒手而成鼎峙之業其以此哉今天子以天下之半帶甲百萬表裡江淮安坐而指揮天下之豪傑以圖恢復祖宗之業而澡靖康之耻進則成混一之功守則成南北之勢何至于以小折自沮而汲汲以議和哉

楊萬里論魏志中典

臣嘗怪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甲易置人主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北威契丹南服李璟法度修舉文武並用大祖皇帝踐祚十年之間不耀兵甲佯取僭偽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爲一身致天

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圯缺坐百餘年矣  
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取不能什一而彘王勿生俯  
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於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  
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身爲  
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已其必然而無  
疑者矣 葉適論治勢

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  
所問而並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  
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  
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

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遠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其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詞山陵諸使警賈關辟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淆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

隨羣逐隊。排連僭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構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于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爲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

臣聞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願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以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



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于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所以重困之本。

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椿之屬。尚未  
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  
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  
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  
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于監司太多。  
而事權不歸于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  
其法之有未善者。

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  
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  
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

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歛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

樂因循之無事者不曰陛下之年寔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寔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

橫不可以不據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

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于國以求規諄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况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千百千萬于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于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

朱熹疏

思昔寶元慶曆間中外多故夏人叛命兵事繁興于足保毅有軍武衛宣毅又有軍始置于陝西繼行于諸路天下之兵凡百萬而不勝其冗矣二路入中第

糧之直爲緡錢歲千萬而度支以匱告矣宣毅所在  
驕橫西陲兵數屈軫而軍律弗嚴師不用命矣一時  
事變殆將岌岌而仁宗潛回默制迄成萬世之安蓋  
其綱維國勢統繫人心有出于兵財之外故也熙豐  
大臣罔克知此徒見嘉祐末年事類少弛思一變而  
新之志于彊兵則保甲戶馬之法立志于裕財則均  
輸平實之令行一意紛更立圖近效抑不思國勢以  
搖財將焉用人心弗固兵豈足恃哉

昔人未嘗不募民兵也然旣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  
燧之練成精兵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

立標簡試是也。曩者申命諸州發徒隸召驍勇。蹂江湖福建來者。嘗驚囂突鷄犬一空。道路蕭條無異寇掠。迨至轅門。乳臭之將擁以自衛。養如驕子。不敢誰何。雖其守禦相立寸功。而意氣陸梁。寔不可制。是以偏裨小校。敢陵主帥。一旦執而戮之。衆怨交譁。則紀律素亡之失也。曩者漕臣急于增戍。創雄淮之額。優廩給之數。揆之他軍。厥費三倍。冀誘其來。而不知民之可爲兵者。不若是之夥。故浮脆寢弱。得以挂名尺籍。問舊兵。死亡者未除。新兵增益者無藝。以十餘萬之衆。而廩食縣官不待智者。知其難繼矣。是以曠目

語難攻剽迭起前者誅戮後者靡戒恣睢爲患未知所終此則差擇不嚴之過也

今江淮有制閩荆蜀有宣威而諸道又有總餉謂宜明詔丁寧委之紆察少或科歛絀罰隨之則士飽而歌惟恐不用何驕情之足憂

和糴之策初非厲民曩之將命非人計產科率並緣苛擾以濟其貪而藏粟之家始憚與官爲市矣今供餽尚繁未容遽已莫若做本朝入中之制豪民大家輸粟于邊而受錢都內則約束簡便人所樂從不然則名雖和糴其實自奪詎不爲根本計乎

虜自亂華以來假和以誤我者凡幾見矣靖康之事  
愚不忍言姑以紹興以來觀之王倫之使未旋而死  
術之師隨舉秦檜之約既堅而逆亮之寇終渝變詐  
靡常乃其故態堂堂大國不思所以自立而索然聽  
命無復生意猶謂國有人乎

興國中秦邸之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  
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之不可輕也迺  
者雪川之變跡昔略同而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  
者此人情之所共惑也康定慶曆間簡求西帥必取  
當世第一流宰臣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之不



可輕也。往者淮蜀二閩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今其效亦可觀矣。

且廟堂之上，所以廢僉諧而任獨見者，不過惡聞異論而已。抑不思事未行而有異論，吾猶得以參酌可否而惟是之從事。既行而有異論，則國體已傷而救無所及。朝廷施爲動關理亂，嘗試之誤，豈容數耶？臣願自今國有大議，陛下虛心于上，使群臣各得盡言于下。大臣至公無我，而詳擇其中。至于簡拔材能以當重任，亦必以公論爲主。

朝廷之規摹，欲其廣大而不欲其褊狹。治世之氣象

欲其寬裕而不欲其迫蹙商民之胥動浮言若可忿疾而盤庚方且登進在庭丁寧開曉藹然如家人父子之親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亦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又曰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夫以怨詈殺人周公之所畏也獨柰何其輕犯哉曩者以訛言之籍籍于是有說呵之令說呵則已過矣甚至干流竄焉殺僇焉而人愈駭矣

今朝廷之上紳綏濟濟夫豈乏人然敏銳之士多于老成政事之才富于經術慷慨敢言者少故正論罕聞廉退自重者少故士風弗競陛下嗣服之初嘗以

者艾而褒傅伯成揚簡矣以儒學而褒柴中行矣近復以恬退而用趙蕃劉宰矣海內聞風孰不欽歎然前乎三臣雖加異數而聘召未聞是有優賢之名而無用賢之實也至于直亮敢言有如陳宓徐僑者非特召擢未加雖褒寵且莫之及此議者所爲弗滿也陛下誠欲收用賢之效臣願處伯成簡于內祠置中行于經幄若宓若僑擢之言論之地且益求其類而招徠之使華髮舊德之良清名峻節之彥峩冠委珮畢萃于朝廷

諸道總戎之帥訓肄不勤而招討是務自偏裨以至

士卒其家貲稍厚者必使之治貨財。非優之也。蓋幸其負課而掩有也。其廩給稍豐者必以之供役使。非親之也。蓋利其捐金而求免也。軍中相語以酒壚藥局爲籍貲產之梯媒。謂當其事者必不能自免也。回易房廊爲陷子孫之坑阱。謂其身雖死而監督至于無窮也。主帥剝偏裨。偏裨剝隊伍。有日給千錢而不足衾絮者。有月廩數斛而不飽糟糠者。以此飾苞苴。以此買歌舞。于是乎兵貧至骨矣。真德秀應策論當

今事勢

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

早膺親擢。世道悠

悠風塵流靡臣于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爲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懼無以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効也乃夏五月陛下臨軒策士偶垂記憶起臣于家居進臣于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恩之初阻于朝謝北望天路輒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烽煩迫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自神聖猶親洒宸翰誅布詔書庶幾中外臣

庶危言極論以有補于今日之政陛下悔悟之意上  
通于天天下于此咸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廷  
兩讀綸音爲之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况  
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于此時泯泯默默上負陛  
下內負隱衷尚何以飲食干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  
鉞輒奮愚忠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曰簡文法  
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  
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  
仰成敗呼吸變故此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  
固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虜人腹心事于宗社陛下

理宗好文  
學故首言  
之

爲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畧做馬上治之之意。今陛下焦勞于上，兩府大臣黽勉于下，君臣之間不可謂非日討軍實而申做之者。然尊卑濶絕，禮節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奉起居，宰相搢笏出奏，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圖之，猶懼不既。謀王斷國之設施，尊主芘民之蘊蓄，豈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朝之暇，雖時出內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下事得于面論者，利害常決于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

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未。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  
于。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于。大。臣。或。賜。坐  
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  
下。之。情。爲。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  
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  
古。初。脫。去。邊。幅。于。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  
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于。其。間。衆  
議。雜。允。則。三。省。畫。時。施。行。上。下。如。一。都。俞。吁。咈。之。間  
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爲。何。難。不。可  
濟。至。于。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闢。之。事。方



帥海門。隨遷建業。甫遷建業。又遷上饒。布置變換。如奕。基然。卯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誤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其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奠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所觀望。其于國事。決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于陛下之拔擢。或出于宰相之啟。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讀。或有不當。又至繳。

宋之英  
更如任相  
而相亦舞  
欲此論極

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黃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內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體統用之今日。恐誤事機。臣愚以爲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說。宸命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嗟。跌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出。宰相之重。又天子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求于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于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

好不相者  
公之及

敏手不能以大有爲。須是博采四方之論。旁盡天下  
之慮。而後不愆于事。側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  
以其開誠布公之歲月。弊弊焉於調遣科降之間。侍  
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  
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衆思。廣忠益。  
今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  
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于無窮。此豈其才  
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  
柳宗元有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爲今之計。惟有重  
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絕是簡省。

其間長貳常有缺員。莫若移尚書省以房隸之。吏部如吏部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御兵部得稟擬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後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剴切講畫。以治此寇。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一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則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令。天下大患在于無兵。而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

方鎮之盛  
存疑但委  
數大帥分  
爲路絕  
不中制

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爲郡縣繁密之  
法，使兵財盡關于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荆  
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卷  
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由此浸弱，  
而夷狄遂得恣睢于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  
義士，強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虜鋒，是  
以折北不支，而入于虜。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  
蓋有建爲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  
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爲善  
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

既。有。官。闕。又。有。制。河。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  
軍。權。俱。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宜。關。方。欲。那。移。  
諸。司。又。行。差。檢。指。揮。之。初。各。不。相。照。承。受。之。下。將。誰。  
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略。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爲。可。  
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與。國。隆。興。與。鄂。爲。鄰。朝。  
廷。既。傾。國。之。力。以。赴。之。姑。所。不。論。惟。虜。之。至。湖。南。者。  
也。宿。望。與。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  
陵。宜。春。最。當。衝。要。難。之。爲。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  
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

陵猶比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虛。雖旣以此爲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趨廬陵。其計將必出于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虜至一城。則一城剝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別立規模。何由戡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一鎮于吉。而以建昌南安頓隸之。立一鎮于表。而以臨江撫瑞隸之。釋今世知兵而有望者。令各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便尚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令往別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與江洪諸邑。窠名盡與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

日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五符者必寡弱而不  
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于五符團結之外  
別出措置收民丁以爲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  
稍寬緩之力以爲之助三州之寬緩者得一州當其  
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表其氣勢當自  
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  
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  
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  
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爲方鎮之法以少變  
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



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鷲英果者委以數  
鎮俾各爲國家當一而則郡縣之間文移不至于太  
密事權不至于太分兵財得以自由而不至于重遲  
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出境  
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曰  
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說臣前已開其端而其節目  
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于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  
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爲鄉  
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近  
時朝廷以保伍爲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爲里胥者訟

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爲保伍也。已而上其籍于官。又從而聖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古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時有寇警。則鄉井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隅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推牛醪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其類編爲之伍。一匪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紉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爲布。置當有加密于臣所言者。然其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

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也則鄉村無以通于鎮市鎮市無以通于城廓虜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棟教闕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于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一日能辦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

兵之有名而拒虜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  
降其官賞以爲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  
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忱能  
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  
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  
得一萬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之兵當不下二  
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可以  
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  
官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  
當又重役其人惟于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

州縣號召之無艱數月之內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  
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銳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  
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  
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  
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  
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曾不滿二十萬  
使吾于諸閩之外別得十餘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  
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  
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  
鎮之兵如諸閩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

蓋籌之審矣夫荆湖之路既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旣盡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于虜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虜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旣全則吾之境內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二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爲通融多務以濟諸閩之急支吾年時虜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信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

數之多涉。歷之熟。積勞持久。而後得至于高位。養成  
遠大之器。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  
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  
廢格法。而至于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  
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嘗見數年  
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傍徨四顧。弄印莫屬。  
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爲之。趙魏老  
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  
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容有不逮。然猶  
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于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

變易常至于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生拘攣之弊也。今天下事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跌，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畀守。况其重者乎？今日朝郎以上凡內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呵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材，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可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于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辦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拔士為相，變夷媚夏，拔卒為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向



拘拘于于於資格之未臣觀州縣之間凡寮底小宦  
馳騁于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于私  
而改官之格率爲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  
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槩才識  
望于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  
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  
之小官他日之爲公卿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  
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于  
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  
心疾首于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

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于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踈濶其一時人才常個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至于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柰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爲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曰舉之以爲百校之長則將帥由是其選也其穎異通敏者引之于帷幄傳俎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

如山巖之坻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  
力絕足以先登其智辨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  
詐使勇則羣策羣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  
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驅策其圻弛之士故雖以  
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于此然陛  
下綏弊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  
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常有  
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鋤兵潰屢  
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由卓然有所自立故也今  
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汗更宿弊如雷

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求所以爲自蒞  
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矣  
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  
未萌也奸人當國指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  
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濇議之福陛下必及受  
用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爲毒已深而後陛下  
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旣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  
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  
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于貌爲  
靖共者耶此悔悟未萌之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能

出臆論事者既爲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關疊懇不自已奸人疾其爲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于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語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萌之一也今有人焉陷于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于內容矜日衝擊于外四肢百骸幾至解體一日條大悔悟自創其酒色之愆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已之短其爲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爲病而猶

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于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知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歷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配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叛，吾之赤子自延賊入室，謀危國家，蓋至今日遠近爲之荷擔，宗社幾于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起于聚斂之過，而聚斂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爲倡于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

談威惡毒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斂招  
集奸凶爲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  
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爲晉陽尹鐸曰繭絲乎保  
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爲天下計者不屑于其小  
而惟遠者是圖不快于目前之求而常恐其有一朝  
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  
規爲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爲也後  
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特出其聚斂之術然猶  
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爲謀不臧率天  
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

之毒不可忽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為陛下問者屢出  
內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于難然調度方殷兵革  
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十百今日救保障之  
費蓋千萬億種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為  
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斲伐祖宗溼弘寬大之仁  
蠹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籍民財以入修  
內司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講價西園以滋  
中外貪酷之種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汚濁之門  
如此則奸人必不得竊據相位徧置私人如此則強  
禦稽克之流必不得齒于縉紳玷于節鉞如此則各



後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北司，剗  
割以應奉內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廷。知  
江閩虐取漁舟，故吾人爲虜，鄉道以至於此，曾不知  
是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奉而一切不  
卹，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閩之事，  
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閩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  
大夫貿貿焉，爲聚歛，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懷怨叛，  
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  
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密  
爲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必不以好名中傷。

言者必不以譁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譁  
橫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賊加罪朝廷  
清一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  
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虜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  
依憑陛下恩寵以爲好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  
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于天地負愧于  
祖宗結怨于人民受傷于羣下則豈獨一好人爲之  
哉原情定罪莫重于與主而今人次之莊周曰兵莫  
憐于志鎩錐爲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于手而在于  
心不在于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好人則鎩錐也與

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隳，陛下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衛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臥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黠虜送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夷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去邠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以盜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堅疑廟謨，爲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說，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畿爲血爲

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  
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  
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  
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  
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士忠  
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  
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  
其私。雖害于其家，未忍亟去。况其人給事之歲月已  
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甘心  
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靈民誤國之罪，深承

顏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  
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  
刑傳首三軍以徇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悅  
將士不感泣而思奮夷狄不駭愕而謀還。是人心天  
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漸盡也。臣所不信。臣嘗  
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掩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  
官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  
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  
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奸凶興復漢室其  
官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良以社

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境外侵迫之寇而  
內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  
理而先窒其禍亂之源也今臣上自朝廷下至州縣  
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上助尊夏攘夷之  
一畫者已略備矣而臣獻其狂愚于末猶有感于亮  
之所言區區駑劣何敢引亮爲證顧所以忠君愛國  
之心則亮之爲也臣非不知踈遠之人指陳無狀干  
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之人仇  
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犯不  
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動

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爲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內寇又復植根固蔓。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日。與林迫于權勢之威。憂疑于一己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爲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休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齋咨涕洟。望闕懇悃。而不能自己也。臣冒瀆天威。殞越震懼。謹席藁私室。以俟厥命之正。